

如歌 如血 如火

冀中新世纪剧社回忆录

续 集

刘光人 主编



责任编辑 冀之鹰

责任校对 鲁 威

封面设计 李 强

(文史资料 内部发行)

工本费：26.00元

如歌 如血 如火

冀中新世纪剧社回忆录

续 集

刘光人 主编



在冀中新世纪剧社联谊会开幕式主席台上，左起刘纪、刘光人、张文苑、傅铎。



在联谊会开幕式上，左起鲁威、刘纪、傅铎、刘光人。



在联谊会开幕式上，前排左起薛哲、李莉、徐志军、李彩云；后排左起张建华、徐琪、段森、臧辉。



在联谊会开幕式上，全体同志合影。

目 录

第一届联谊会记实	挚 友 (1)
新世纪剧社战斗的五年	刘光人 (8)
在泥土中挖掘	刘光人 (10)
新世纪生活小记	刘光人 (13)
启蒙与起步	段 森 (23)
梁斌社长讲小鸡娃故事	胡 汐 (34)
我们是新世纪的儿女	邢 皓 (38)
难忘的教诲	邢 皓 (47)
我爱新世纪	霍 明 (52)
“新世纪精神”鼓舞着我	魏士显 (56)
在反扫荡中锻炼成长	李 莉 (63)
在苦难中向前	李万钧 (139)
点与线·白洋淀·封锁沟	刘敬贤 (201)
我的童话	臧 晖 (217)
拳拳赤子心	刘禾光 (241)
庄窝头的思念	段 森 (264)
庄窝头一家人	刘敬贤 (268)
我理解我思念的穆苓大姐	李 莉 (273)
念穆苓	刘光人 (281)
我到保定和蠡县始末	薛 坚 (284)

肩负时代呼唤	胡 健 (289)
地下情报工作小记	刘光人 (302)
怀念老指导员刘纪同志	胡 汐 (320)
挽刘纪同志	鲁 威 (328)
文艺训练班	傅 铎 (332)
“五一”反扫荡	傅 铎 (339)
遇险	傅 铎 (358)
诗二首	胡 健 (377)
今朝谁识牛	郭 华 (378)
关于谚语、俚语、俗话	刘光人 (379)
五年的冀中	周小舟 (383)
高歌一曲开天地，拼将热血洒红旗	梁 实 (391)

第一届联谊会纪实

肇友

2003年10月15日，一群曾是冀中平原上的燕赵儿女，在首都聚集到了一起。虽然他（她）们已都是满头白发，但，即使是在老伴儿儿女的陪伴搀扶下，也满怀豪情兴致勃勃地向会场走来。一场喧闹，一阵嬉笑的欢声笑语不时地从室内传来。院子里的相逢更是“哎呀！”一声的就两手相握，两肩相靠地拥抱在一起。像一对老小孩似的高声叫嚷，彼此见面的捶捶打打。不时引起旁边走过的人们，侧目而视，投放着发问的眼光。——这是出现在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82号总政干休所里的镜头场景。那是正在召开第一届新世纪剧社老战友的联谊会。同志们大部分是在京工作离休定居首都的。也有的是远路跋涉来自成都、西安、郑州、石家庄以及天津和河北蠡县的。

说来话长，这次“联谊会”的发起和召开，缘自去年2002年重阳节上部分同志的逢面谈起来的。“人家‘火线’的老同志们还在不断地出书哇，集会呀！咱们‘新世纪’就不兴也聚会一次，大家伙儿一块说说聊聊，见个面，互通个消息呀！”

于是由原剧社的副社长，曾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光人同志邀集了部分在京的老战友聚会于市公安

局老干部活动中心。那次人数不过十来个，却也开的热闹。同志们畅叙分手后的离情别绪，念叨着过去的战斗生活，趣闻轶事。在会上议定了 2003 年再邀集过去所有能联系到的原“新世纪”战友聚会一次，时间暂定在十月左右。并倡议大家都来写写过去战斗生活的回忆文章。由刘光人负责编辑成书出版，发给大家。会上还拟定了一个写稿的原则：“以写在‘新世纪’这段的生活为主。内容不要涉及批评任何人和作自我批评的文字，目的是为了加强团结，增进友谊，反映敌人的残暴，宣扬革命的英雄事迹，激励同志。”这次小会，还由来自广州的李莉同志组织了录像，事后赠发给战友们。最后光人请客一起撮了一顿才尽欢而散。

过后不久，又在段森家聚会了一次，记得只有刘光人、傅铎、刘敬贤、杨沙、李万钧和来自广州的李莉以及来自石家庄的胡汐。餐桌上又一次互勉了大家快写稿子快出书。明年九月底以前一定要编好印好，使它面世。这又一次的小聚是女主人小段为六十多年不见面了的伙伴，远道而来的战友李莉、胡汐接风洗尘。特邀了其他同志们作陪。东道主是段森，老伴儿鲁威当然也就列席参加了。

转过年来，已是春暖花开，原来的几个北京同志，又约上了张文苑，依然在段森家里聚会了两次。谈论的内容涉及了有关出版“回忆录”的具体事项和开联欢会的有关问题。商定欢聚的场所就在小段所在的总政魏公村干休所。这里的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更大的有利条件是小段夫妇和干休所的领导人际关系好，借用她们的礼堂作会场也还宽敞，而且是无偿的供我们使用。会上所需的麦克风，出个游艺节目，如果要无线话筒、

音响器材，段森的老伴说他都能负责无偿地借到。甚至写个会标哇，布置一下会场啊，灯光照明、桌椅茶水、干休所的同志及战士们都可为我们帮忙服务。礼堂下面就是餐厅；干休所的前面又有一家新开的旅馆，如有外地来的战友，解决食宿问题，均属方便。鉴于鲁威同志的豪爽热情，大家也就顺水推舟地把这些工作委托给这个“新世纪的女婿”承办了。

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回忆录的文稿，大概已有不下 20 万字，再发动大家，努把力，书印出来厚度也还不算薄呢！当即推举了刘光人、刘纪、傅铎、张文苑四人作为这本书的编委，主编当然是光人负责。一切稿件都汇集到他那里。有什么问题，编委一起商量确定。唯一所欠东风就是“钱”了！所幸，梁斌社长的夫人——散国英同志一口应承慷慨解囊，资助了一万伍千元。初算了一下，勤俭办事业，出版事宜委托给傅铎的小儿子来作（他在北师大出版社工作）这点钱可以对付下来，说不定，连聚会所需都够用了。

又一次，已临近 2003 年 8 月，刘纪同志自石家庄赴津探亲转道来京，编委们碰了个头，研究了一些有关稿件的处理问题，核对了曾在新世纪剧社工作过的同志名单。最后确定了联欢会的名称，会期，会议组织，主持人，讲话发言顺序，议程……等等。到会的有光人、傅铎、刘纪、文苑，杨沙、段森、李莉几位同志列席，并特邀鲁威同志参加。敲定大会于 2003 年重阳过后的十月十五日召开。定名为“老战友联谊会”。会上倡议索性把这次《联谊会》的性质明确为建成一个“新世纪”剧社同志们彼此可以长年进行联系活动的组织。

会后，当即由光人拟就通知为召集老战友来京赴会

的《邀请信》，并附有关说明。明确会议期间由大会负责外地来京同志的食宿问题。回忆录定名为《如歌、如血、如火》。

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邀请函由杨沙负责——发出后，不时地传来外地战友的电话信息，远在新疆乌鲁木齐的薛坚屡屡询问会议及出书情况，自己虽然热望来京出席，又苦于老伴年事日高体弱多病，而终不能如愿，但一再表示要以新疆的葡萄干馈赠大会慰问老战友。在石家庄的同志们均表示如期到会；身居西安的魏士显，成都的徐琪，蠡县的沈贯礼，都是分手六十年不见面的，一一来电话表示力争来京。“虽然是年过八十，老了，可要个人陪着，扶着他也要来！”啊，多么热情期盼的心情。

会期一天天地临近。度过中秋，迎来国庆，又送走九九重阳。大家都在盼呐盼呐，盼着见面聚会这一天的到来。成都的徐琪先期出发，经过深州的老家早早地到了北京，住在了徐志军家里。14日一大早刘纪就自津抵京。接着石家庄的一伙到达西站，有邢皓夫妇，刘禾光连同妻女一家，还有郭华同志。早有杨沙带车在站候接。意外的是路光同志由于急性肠胃炎，吐泻不止，欲罢不能，只好放弃成行。胡汐也因随团出外旅游未归。

八十过了的沈贯礼同志也自蠡县来了！“好久好久没有来北京了，首都建设的可真是变了样！”魏士显还没等到去迎他，早由儿女陪着已经坐在了旅馆的客房里。大家见面免不掉一番寒暄“辛苦”。

转过天来，已是十五的早晨，干休所的礼堂——会场，已是赶工装修一新。“新世纪老战友联谊会”九个大字的会标早已高高地悬挂好了，显得分外醒目。桌椅

摆好了，茶水备好了，几千瓦的照明灯光装上了，讲话用的麦克风扩音器早已设置停当。聚餐用的大虾，肘子，鸡鸭鱼肉，已在开火下锅。干休所的同志们更是鼎力相助。一切准备停当。

万事俱备，就等开会。

老战友们陆陆续续地走进会场，迎宾曲在高奏，签名簿上的名字在增添……“来了，来了！”“真是难得见面！”“一晃几十年！”“好哇？”“好，好！”

“坐，坐”“哎呀！”“唉呀！”是寒暄，是问候；唏嘘欢笑，是彼此心碰心的高兴。两手相握又四只手的搭在一起；像一对小孩似的捶上对方一拳，接着又是肩并肩脸贴脸地。

“滋……滋，”摄相机在响；“擦，擦，”照相机在闪，那是咱们的下一代——老傅的儿子“傅四”，段森的儿子鲁平也特地赶来为老一辈服务录相留影。

“卞，卞”“喂，喂”麦克风试音，满灵。

“同志们，安静，请坐好……咱们现在开会。”主持人老傅发话了。“六十年来一瞬间，老战友们，难得的见面，这是咱们新世纪，兄弟姐妹们大家庭式的聚会，到会的有……有”——介绍。接着刘光人，刘纪按顺序的讲话，说了该说的内容：报告了会议的召集设想、筹备经过；书的编辑出版，印了500本，用了一万块钱。重述了写稿的原则要求，以及稿件的选择取舍。

会上讲了讲新世纪当年的活动概况；老母鸡式的工作思想；在冀中区文艺圈中的地位；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宣读了原训练班出来的战友已是作家的杜敬写来的为大会献词的条幅；通过了为刘纪的父亲刘俊彦老人申请补报烈士荣誉的证明信。朗读了胡健为老战友相聚有

感而发的“七律”诗词。战友们还向老领导们献上了一束束感激敬爱之心的花束。鲜花的闪烁，阵阵的掌声，音乐声，欢笑声，声声不断……刘敬贤、李莉、段森、魏士显、邢皓、张文苑一个个的自由发言，叙述了自己在新世纪的培育下成长，回忆着对老社长，老战友的怀念。

为了悼念早年牺牲的战友和早逝的同志，大家一齐默哀。

刘敬贤还讲述了“傅铎的母亲傅大娘，艰苦的环境里如何像心疼亲人似的心疼我小刘，用仅有的一点腊肉为怕小外孙们的争抢，而假称大葱蘸酱卷在白面饼里让抗战儿女们快吃的故事。”说来让人感动地心酸。

李桂英（邢皓的老伴）用金嗓子献上了《战友》这首歌；段森夫妇也怀念地唱了罗品同志的遗作《日本鬼子调大兵》的抗战小调。大家还齐唱了有伴奏的当年的新世纪剧社社歌。……说呀，说呀，唱啊，唱啊，说不尽唱不完。

傅铎讲了笑话，刘光人说了故事……

过的好快呀，时已中午，眼看大家要会餐吃饭，赶紧一块照个合影像，留作纪念。“当年的靓女，如今的老太太们一块拍了一张，”“当年的小鬼队队员们来一张”“原大众剧社一块拍一张”“参加会的所有新世纪的战友们一块照一张。”

让欢快，让兴奋，让激动，让笑声笑容都记录在画面里。

聚餐桌上，自然又是一番热闹。

大家感到半天时间太短话没说完。饭后会议接着开。年纪大的，身体差的暂去休息，余下的又凑到一

起，就连年纪最长的八十八的刘纪，八十六的傅铎，八十三的沈贯礼也都留了下来。

“来，咱们再一块谈谈。”把桌子拼在一起，凑近点，更显亲热。

“不容易啊，六十年前在一起，六十年后又相聚。人生苦短，能有几个六十年啊！”

谈到《回忆录》大家觉得还有些往事值得说说，值得写写。约好大家继续动笔，接着再出第二本续集。

到最后，好像话还是没说完，可西边的窗子上已是染上了一抹夕阳的余辉，大家不得不言犹未尽的暂时分手，互相叮咛着“来年，来年，咱们再相聚！”

新世纪剧社战斗的五年

——在冀中新世纪剧社老同志联欢会上的发言

刘光人

冀中新世纪剧社从 1938 年初到 1941 年冬的五年中，是创造和奉献的五年。新世纪剧社生活和战斗在群众中，是冀中人民的儿子，也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和支持。

新世纪剧社首先在蠡县、博野、安国、望都、清苑、高阳的人民群众中演出，接着从任邱到大清河北，又长期在深、武、饶、安冀中根据地地区创作、演出、出版，开展群众文艺活动。

新世纪剧社创作和演出了自己写的剧本：《爸爸作错了》、《血洒卢沟桥》、《活路》、《夏伯阳》、《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夫妇俩》、《暴风雨之夜》、《二十条命》等。后期的作品，比较深入地反映了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剧社同志还发表了被冀中文艺界关注的长诗和短篇小说。

在梁斌同志的指导下，剧社的演出创造了话剧地方化的独特风格。即演出的语言，既不撇京腔也不完全是某一地方的发音，而是一种冀中农民和士兵容易接受的冀中式的地方发音，为群众所欢迎。由于剧社演出的自

已创作的剧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演出的地方化风格，新世纪剧社当时在晋察冀以善于演农民戏著称。

按照黄敬同志“要像老母鸡那样工作”的指示，剧社先后开办两期文艺训练班，对四百余地方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进行了以戏剧、音乐为主的基础知识的培训。同时，1941年剧社派出人员到一分区、三分区、四分区辅导村剧团、开文艺训练班等地方群众文艺活动。在此期间，剧社还出版了《歌与剧》、《诗与画》、《新世纪诗刊》、《新世纪通讯》等刊物。其中《歌与剧》出版了多期，为冀中1700多村剧团和其他地方文艺活动提供精神食粮。由青年作曲家罗品同志为队长的小鬼队，以歌唱、舞蹈等短小精悍的节目为群众演出，洋溢着靓丽的青春色彩。

五年中前后有120多人先后在新世纪剧社工作。有九位同志壮烈牺牲。后来在蠡县当了县长的林里青（董国均）同志，在敌人的包围中，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小鬼队队长罗品同志，1942年在奔赴白洋淀的大树刘庄堤上中弹牺牲；后来在东北地区担任区委书记的郭克同志，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中牺牲；1944年在蠡县东莲子口村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刘指南同志，被孙家庄岗楼上的日本鬼子抓起来，受到敌人的鞭打，并用开水浇烫赤裸的上身，他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声中闭上了眼睛。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他们。

新世纪剧社五年间，在冀中区党委的领导下，对晋察冀文艺工作是有贡献的；在冀中的大地上留下了深重的足迹，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3年10月

在泥土中挖掘

——梁斌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

刘光人

梁斌小说创作的特点是丰富多样的。我认为他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是在泥土中挖掘。

梁斌从十三、四岁参加共青团，到四十岁左右完成《红旗谱》，在二十多年的历程中，他以先进的政治思想和思想方法，在农村的广大土地上，体验、观察、挖掘，摸清了、摸懂了农村中对立的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这在中国的小说家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地主和农民，长时期就在他的身边，他的眼前。在蠡县和博野那些有名的地主：舍家抗战拉起一个团的人马后期又投降日本的齐栋才，全力支持抗战，全蠡县有名开明士绅但在反蒋战争中又投降国民党的全老松，行为不羁经常出洋相的南沙口各家大院的“三鸡毛”，从始至终支持抗战把所有儿女都交给了共产党的李树屏，等等，他都十分熟悉，甚至了解他们许多生活细节。对于农民，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他都熟悉，和他们一起吃饼子喝稀粥、拉家常。解放后，在老区和新区他参加了、主持了两期土改，地主和农民是他的工作对象。

他长期生活在农村，他对农村的感情色彩是十分丰